

沈从文

选集

SHEN CONGWEN XUANJI

第三卷

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沈从文选集

第三卷

短篇小说

责任编辑：杨宇心

封面设计：陈世五

沈从文选集·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6.25插页7字数335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0118·672 (平装)定价：1.90元



作者和夫人一九三五年在苏州

旧时高寺拂江空

六三冬雪化流从文

结屋平林树。泥阴蔽百草。横枝十丈长。檀如子好犹道。石似竹
古渡方舟冷。浮溪。山村市其间。与岫峰。高举可缘奔。一片黄
重。燕。过宿。的海来。旧是并流可。异境。托桃源。妹进。旧菊枝。

西村景色

西村风景美。江水碧流深。溪径晒长烟。担上麦高饭。橘柚团团
好。桐茶一林香。古巷读书声。夕阳影在楼。暮涛声拍岸。竹笋生
原。溪水流到。京。青石好水流。在阳湖廿五里。江流作一大壑。流至此。亦甚
佳美。

作者手迹

目次

泥涂	1
黄昏	36
静	46
都市一妇人	57
若墨医生	84
黑夜	105
节日	117
早上——一堆土一个兵	128
月下小景	132
扇陀	148
慷慨的王子	172
一个农夫的故事	202
如苏	219
生	250
来客	258

三个女性	265
腐烂	285
过岭者	301
知识	308
失业	314
顾问官	323
八骏图	334
新与旧	364
自杀	375
主妇	388
王谢子弟	403
贵生	428
大小阮	454
生存	474
乡城	484
虹桥	492
王嫂	507

泥 涂

长江中部一个大市镇上，十月某日落小雨的天气，在边街上一家小小当铺里，敝旧肮脏铺柜下面，站了三个瘦小贫穷妇人，各在那里同柜台上人争论价钱。其中一个为了一件五毛钱的交易，在五分钱数目上发生争执，不能把生意说好，举起一只细瘦的手臂，很敏捷攫过了伙计从柜台上抛下的一包旧衣，恨恨的望了另外两个妇人一眼，做出一种决心的神气，很匆促的走了出去。可是这妇人快要到门边时，又怯怯的回过头来，向柜台上人告饶求情说：

“大先生，加一毛都不行吗？做点好事吧，加一毛，我就放在这里。”

“不行，你别走！一出了门，回头再来，五毛也不要。我们仓库里这些烂东西都堆满了。”

妇人听到这警告，神气便有点软弱。本来已拿这些东西走过好几个小押铺，出的价钱都不能超过五毛，一出门，恐怕回来时当真就不要了。她站在那个门边小屏风转角上，迟

疑了一下，十分忧郁的说：“人家一定要六毛钱用，不是买米煮饭，是买药救孩子的命！”

柜台上几个朝奉恶意的低低的笑着。因为凡是进当铺的人，谁不是急于要钱用？可是当铺哪里是慈善堂？近来后街一带正天花流行，当东西的都说买药，所以更可笑了。

这样一来，妇人似乎生了气，走出了门，可是即刻就回来，赅赅回到柜台前了。一会儿，重新把手举起那个邋邋包里，柜上那一面，却并不即伸出手来接受那个肮脏的包袱。还得先说好了条件，“五毛，多了一个不能。”肯定答应了后，才把那个包裹接过手，重新在台上解开，轻轻的抖着那两件旧衣，口中唱着一种平常人永远听不分明的小调。再过一会儿，就从上面掷来一张棉纸做成的当票同一封铜子。妇人把当票茫无所知的看了一下，放到汗衣上贴胸小口袋里后，才接过铜子来，坐到窗下一条长凳上，数那五角钱折好的铜子。来回数了三次，把钱弄清楚后，又在凳上慢慢的包好，才叹了一口气走出了门。

一出了当铺的门，望望天空，细雨已经越落越大了。她记起刚才在当铺柜台边时，地下有几张不知谁人掉下的破报纸，就又重新走回去，拾取了那报纸，把报纸搭盖着头部同肩部，作为一个防雨的宝物，才向距边街当铺过去十二家后的一条小弄子里走去。

××的边街位置在××市的北方，去本市新近开辟的第四号大柏油路约一里又三分之一，去老围墙不到半里。地方因为年来外国商人资本的流入，市面发展有出人意外的速度。商埠因为扩张，渐渐有由南向北移去的样子，所以边街

附近那几条街，情形也就成天不同。但边街因和本地人名叫“白墙的花园”——那个专为想用各种行为否认这个社会成规的人作成的牢狱接近，所以商埠的发展，到了边街以后，就转而移向东去。因为东方多空地，离开牢狱较远，那地方原有许多很卑湿的地方，平时住下无数下贱的为天所弃的人畜。到后这地方都被官家把地圈定，每亩卖给了当地财主集团，各处分段插了标识。过不久，就有人从大河运了无数泥沙同笨重石头，预备填平了这些地方。又过一些日子，即在那些地方建筑了无数房子了。至于原来住东城卑湿地面草棚里的人呢，除少数年富力强合于工作的留下来充当小工外，其余老幼男女，自然就到了全被驱逐赶走的时候了。他们有的只好向更东一方挪移；有些便移过了比较方便一点的北区，过着谁也想象不到的日子。北区因为这些分子的掺入，自然也仿佛热闹了，一切乱糟糟的，各处空地都搭了席棚子，各处破庙里都填满了人，各处当街的灶头、屠桌上、铺柜上，一到了夜里，都有许多无处可栖身的人，争先占据一片地方，裹在破絮里，蜷伏成一团，闭了两只失神憔悴的眼睛，度过一个遥遥的长夜。

这里虽和本市是一片土地，却因为各种原因，仿佛为天所弃的样子，独立的成为一区。许多住过市南区及新辟地段住宅区的人，若非特别事情到过这里，仿佛就不会相信本城还有这样一些地方。

九月来，在这些仿照地狱铺排的区域里，一阵干燥，一阵霪雨，便照例不知从何处而来一种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家小孩子都害着天花。这病如一阵风，向各处人家稠密的方面

卷去。每一家有小孩子的，不免有一个患者。各处都可看到一些人，用红纸遮盖着头部；各处都看到肿胀发紫的脸儿。成天都可看到有人扛着小小的棺木。百善堂的小棺木，到后来被这个区域贫民也领用完了。直到善堂棺木用完后，天花还不曾停止它的流行。街头成天有人用小篮子或破席，包裹了小小的尸身向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共厕所或较空旷地方，或人家铺柜门前，总可以发现那种死去不久，全身发胀、崩裂、失去了原来人形，不知为谁弃下的小小尸骸。

地方聪明的当局，关于这类下贱齷齪病症的救济事情，除了接受一个明事绅董的提议，把边街尽头、通过市区繁盛区的街口，各设立了一些巡警，带点封锁性质，禁止抱小孩出街以外，就什么也不曾做。照习惯边街有善堂的公医院，同善堂的施药棺木处，一切救济就都是这个善堂。但是这上帝用污秽来扫灭一切污秽的怪病，随后却从小孩转到了大人方面。一切人都只盼望刮风，因为按照一种无知的传说，这种从地狱带来的病，医药也只能救济那些不该死的人；若刮了一阵大风，那些散播天花小鬼，是可以被一阵风刮去，终于渐渐平复的。

这收拾一切的风，应当在什么时候才吹来？上帝或玉皇，在这里显然都是不存在的。这地方既然为天所弃，风应当从哪儿吹来？自然的，大家都盼望着这奇怪的风，可是多数人在希望中都就先死去了。天气进入深秋，季节已不同了，落了好多天小雨，气候改变了一些，这传染病势力好象也稍稍小了一些。

那个用报纸作雨具、在人家屋檐下走着的妇人，这时已

走过了名叫小街的地方，进入一个低低的用些破旧洋磁脸盆、无用的木片、一些断砖、以及许多想象不到的废物拼成屋顶的小屋子里。一进去时，因为里边暗了点，踹了一脚水，吓了一大跳，就嘶声叫唤着睡在床上的病人。

“四容，四容，怎么屋里水都满了，你不知道吗？”

卧倒在也算是床——一块旧旧的不知从何处抬来的门匾上的病人，正在发热口渴。这时知道家中人已回来了，十分快乐，就从那个脏絮的一头，发出低弱的回声，“娘，你回来了，给我水喝！”孩子声音那么低弱，摇动着妇人的感情，妇人把下唇咬着，抑制着自己。

但是妇人似乎生了一点气，站到门口，“四容，唉，你喝多少水呀！我问你。我们屋子里全是水了，你不知道吗？”

“我听后面有人嚷闹，说大通公司挖沟放水，我听他们骂人，可不知是谁骂人。”

妇人不理病人，匆匆走到屋后去了。到了后面，便眼见有许多人正在通力合作，用家伙就地挖泥壅堤。因为附近地区太低，连日雨水已汇积成小湖，大有灌到这些小小屋子里的趋势。但今天却为了附近工厂里放出积水。那些水都一齐向这个低处灌来，所以许多人家即刻都进水了。

这时许多人都在合作进行防御工作，用一些家伙从水里挖起泥来，就地堆成小堤。一些新从天花中逃出生命的孩子，疾病同饥饿折磨到他们的顽健，皆痴痴的站在高处，看他们家里人作事。

妇人向着一个脸上痘瘢还未脱尽、正在那里掘沟的中年

男子，她喊他的名字作祖贵，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那男子正为了这事有点生气，说：“怎么一回事，只有天晓得！我们房屋明天会都在水里！”

妇人说：“你家也进水了吗？”

男子说：“可以网鱼了！”

妇人说：“别的方法都没有了吗？”

那男子就笑了，“什么方法！”那时正把一铲泥撬起，向小堤上抛去，“就是这个，劳动神圣。大家事情大家干！”

另外远一点，一个妇人正站在水边发愁，就告四容母亲说：“有人已经报告局里去了！”那妇人意思，以为局里总还讲点公道，不久就有办法的。

“告局里，他们就正想借这件事情赶我们！”那中年强项男子一面说一面走过去，用手中的一把铲子向水中捞着一个竹筒。“局里人都是强盗！他们只会骗我们，骂我们，诬赖我们。他们只差一件事情还不曾做到，就是放火烧我们的房子。”

有人就说：“祖贵，你莫乱说！”

那有痘瘢的祖贵说：“区长若肯说真话，他会详详细细告诉你一切！”

妇人说：“区长说他捐薪水发棉衣，一到十月就要办这件事！”

“谁得过他的棉衣？每个区长都这样说一次，还有更好听更聪明的话！他那么说了，下一次又好派人来排家歛钱，要我们送他的匾。上次为区长登报，每家出两百钱。张家小

九子告我们说，报上还看到我的名字，鬼晓得，名字上了报有什么好处，算什么事！”

另外一个正在搬取泥土、阻拦在他自己屋旁的老年人，搭嘴说：“为甚么没有好处，我出一百钱，就没有名字。许多人出一百钱，都没有名字上报。”

那祖贵望老年人露出怜悯的微笑，“你要报上有名字吗？花园里每次砍一个人，就有一个名字上报。……”

妇人喊那个站在水边发愁的女人，问：“周氏，是谁去告局里？”那女人说：“帮人写信的张师爷。他说他去局里报告，要局里派人来看看。这个人做事真是特别仗义热心！”

那挖泥土、脸有痘瘢的祖贵就说：“他去报告，一面报告这件事，一面就去陪巡长烧烟，讨烟灰吃。”

那发愁的妇人不大同意这句话，就分辩说：“什么烧烟？张师爷是好人！他帮你们写信，要过谁一个钱没有？他那兄弟死了，自己背过山上去，回来时眼泪还未干，什么人说‘张师爷，做好事，给我写个禀帖’，他就不好意思拒绝别人这样的请求！人要分个好坏！好就是好。”

祖贵说：“那有什么用处？谁不承认他是好人？可是人好有什么用处？况且他帮你做点事，自己并不忘记他自己的身分。他同谁都说他是一个上士，是个军籍中人，现在命运不好，被革命党把他地位革掉了。他到这里就因为他觉得比你们有见识，比你们身分高一层，可怜你们，处处帮你们的忙。他向你们借钱，借一个就还一个。可是一发瘾了，这条曲蟾，除了到巡长处讨烟灰吃以外，就没有什么去处！”

“可是巡长看得起他，局里人全看得起他。”

“你说巡长送他的烟灰是不是？”

“他是读书人。”

“他是读书人？丢读书人的丑！”这男子复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他哪算得读书人！读书人都无耻，我看不起读书人，书越读得多越没有用。因为他们认得几个字，学会了‘子曰’，就想得出许多方法欺侮我们，迫害我们，哄我们，骗我们。我恨他们。……”

那发愁女人心想：“你跟谁学来的这些空话？”听到的话好象很不近情，且很危险。她明白祖贵一说到这些时，就有许多空话，一时不能停止，谁也管不了他。她于是望望天气，天空中的小雨还在落。她似乎重新记起了自己应发愁的事情，觉得到此辩嘴无意思了，就拉了一下披在肩上的一片旧麻布，跳过了一道小沟，钻进自己那小屋子里去了。

这时远远的，正有一个妇人在屋里悠悠的哭着，一定的，什么充满了水的小屋里，一个下贱的生命又断气了。在水边的一些人，即刻就知道了是谁家的孩子去了世。因为这些人，平常时节决不会有什么烟子从屋中出来。家中有了病人，即或如何穷，平时没有饭吃，也照习气得预备一点落气纸钱。到什么时节病人落气时，就在床边焚烧起来，小小的屋子自然即刻满了青烟。这烟气和妇人哭声便一同溢出门外，一些好事的或平常相熟的人，就都走过去探望去了。

这时节那个妇人记起自己家中病人要水喝了，忙匆匆回到自己屋里去。地下水已把土泡得透松，一不小心，便滑了一下，把搁到架上一个空镔铁盒子绊落了地，哗唧唧的响

着，手中那一封铜子也打散到水里了。

床上病人叹着气，衰弱的问着：“娘，你怎么了？”

妇人懊恼的从水里爬起，“见了鬼！”她不即捡钱，把手在身上擦着，伸到一堆破絮里去摸病人的额部，走过水缸边去舀水，但又记起病人喝冷水不好，就说：“四容，你莫喝冷水，等一等我帮你烧水喝。”

病人似乎不甚清醒，只含含糊胡说一些旁的話。

妇人于是蹲到床边水里，摸那打散了的一封铜子，摸了半天，居然完全得到了，又数了两回，才用一块破布包好，放到病人的床头席垫下，重新用那双湿湿的手去抚摸病人的头额。

“娘，口干得很，你为我舀点冷水给我喝喝吧。我心子发烧，不好过！”

妇人一句话不说，拿了一个罐子走出去了，到另外一个正在烧水的人家，讨了些温水，拿回来给病人。病人得到水，即刻就全喝了。把水喝过一会后，病人清醒了许多，就问这时已到了什么时候，是不是要夜了。妇人傍在床边，把头上的报纸取下来，好好的摺成一方，压到床下去，没有什么话说。她正在打量着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到当铺得的那五毛钱，应当拿去买药，还是留下买米？她心中计算到一切。钱只那么一点点，应做的事却太多了，一时无从决定。

病人把水喝过以后，想坐起来，妇人就扶了他起来，不许他下床。地下这时已经全是水。

妇人见孩子的痛苦样子，就问他：“四容，你说真话，好了一点没有？”

“好多了，娘你急什么？我们的命在天上，不在自己手上。”

“我看你今天烧得更厉害。”

“谁知道？”病人说着，想起先一时的梦，就柔弱的笑了。“我先一会儿好象吃了很多桃子同梨子，这几天什么地方会有桃子？”

妇人说：“你想吃桃子吗？”

“我想吃橘子。”

“这两天好象有橘子上市了。”

“我想的很多，不是当真要吃。我梦到很多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我梦里看见多少好东西呀！大鱼，三尺长的大鱼，从鸡笼里跳出来，这是什么兆头？——天知道，我莫非要死了？”

妇人听说要死了，心里有一点儿纷乱，却忙说：“报应，不要胡思乱想，鱼自然是有余有剩。……”

这时那个门口，有一个过路的相熟妇人，拖着哑哑的声音向里面人发问：“刘嬢，刘嬢，怎么，你在家吗？孩子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谢谢你。他们工厂放水，不讲道理，欺负我们穷人。我这屋子里全是水了。你不坐坐吗？”

“不坐喔，我家里也是水！今天你怎么不过花园？我在窑货铺碰到七叔，他问你，多久不见你了。他要你去，有事情待你去做。”

“七叔孩子不好了吗？”

“你说是第几的？第二的早好了，第四的、第五的早埋